

中加文化交流重鎮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BC

劉 靜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摘要：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學研究重鎮，對中加文化交流貢獻巨大。本文主要據檔案和中英文史料文獻，概括介紹與中國相關的教學和研究的歷史背景、發端、學者、漢籍的入藏和價值以及近年對古籍特藏的揭示和嘉慧學林。

關鍵詞：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學術環境；中加文化交流；古籍特藏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又稱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以下簡稱 UBC) 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高等學府。20 世紀初, 加西的文化教育遠落後於東部。直到 1908 年,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議會才立法決定建立大學^[1]。在此前後多年, 高等教育都依賴東部幾所前輩大學, 尤其是麥吉爾大學設立的溫哥華學院 (McGill University College of B.C.)。^[2]

漢學沿用西方寬泛的定義, 是研究中國文明發展的綜合學科, 包括哲學、歷史、宗教、地理、語言、金石學、文學、藝術等。早期的漢學家從中華典籍、文物、和華人承載的傳統中研究古老的中華文明。兩者經常被互用, 目前使用「中國學」似乎更為恰當, 因為 UBC 一直力圖使漢學與所有院系發生聯繫、各院系全面推進和更廣泛地研究中國。當今北美學界更為廣泛使用「中國學」, 而將漢學作為其下更詳細的一個分類。由於本文重點介紹上個世紀早期的發展, 因此也會用到漢學。作為全加第三的、年輕的、研究類大學, 中國學

經過了漫長和艱難的爭取過程, 才得以在 UBC 設立。但是本校汲取了先行者的經驗教訓^[3], 奠定了漢學重鎮的牢固基礎, 從而吸引了全球卓越的學者和學生, 得以今天傲視全國甚至領先全球的中國學界。本文從檔案和史料中梳理 UBC 大學早年的中國緣、漢學的政治與學術環境、第一代華裔學生、漢學家、課程規模、以及中文書籍的收集, 來回溯這段複雜的歷史。

一、植入根系的文化

1915 年,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UBC) 正式成立, 開設的首批課程僅涵蓋文學、農學和應用科學。錄取的第一批學生就有中國人。葉金陵 (Susanne Gim Ling Yip Sang) 出生於溫哥華富商家庭, 於 1915 年進入文學院, 成為第一位入讀 UBC 的華裔女學生^[4]。她突破了本校的局限, 不僅在師範學院繼續攻讀, 還遠赴麥吉爾大學和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然後, 奔赴廣州為中國的女性教育貢獻所學^[5]。華裔學生雖然人數少, 但是最早的一批大多成長為加拿大乃至世界級的專才。他們的事跡值得另撰專文書寫。UBC 在建校後的教學和研究領域不斷擴大, 學者們開始逐漸接觸中國。1922 年, 時任應用科學學院院長的 R.W. 布洛克 (R.W. Brock) 博士接受香港殖民政府邀請, 對香港島和新界進行地形考察。隨後十餘年的時間, 布洛克博士的小組進行了反復多次勘查, 於 1934 年繪製出第一張香港和新界的地形圖, 兩年後該地圖被正式採納印刷^[6]。

1924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開啟了種族關係調查，這是北美建構兩個國家的過程中第一次關注東方人的立場和觀點。課題開宗明義指出「種族問題」在這個「種族大熔爐」裡至關重要^[7]。東方人，主要指華人和日本人，同樣是新大陸的開拓者，集中居住在北美洲的西部。種族關係的調查工作沿西海岸由北到南逐漸展開，溫哥華是學者們迫切想了解的第一站。UBC的博格斯教授(Theodore Boggs)及其學生承擔此課題在BC省的部分工作^[8]。溫哥華的中華會館組成研究會並登報說明該課題的重要性：成果將被載入史冊，對未來主流民意影響深遠^[9]。如果自己的種族被看作愚昧無知、卑鄙猥瑣、只求溫飽沒有信仰的低等族類，又有誰會學習和研究呢？華人領袖與調研的學者積極互動^[10]，力圖打開一個對話和消除歧視的窗口。他們既熱愛自己祖先的故土，也樂於對加拿大奉獻。以司徒英石(司徒旄, Seto More)為首的本地領袖們借此機會充分宣揚中華文明，展現出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和本土出生的二代華裔的風采，給美、加兩國的學界留下深刻印象。他們被稱為「北美種族關係知識的創造者」，芝加哥學派對移民研究成果的「隱形作者」，以及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掮客」^[11]。

種族關係調查之後，西人對華人的看法有所改變，大學裡的中國元素隨之增加。「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for Pacific Relations, IPR)緊接著成立，種族關係調查的學者們參與其中，開始環太平洋圈商界和學界的積極對話。該學會(IPR)與UBC的漢學發展結下不解之緣，是推手之一。博格斯教授呼籲取消境內華人的歧視政策、給予華人選舉權，他認為不平等的社會就不會和諧只會動蕩^[12]。積極參與這次種族關係調查的中文媒體人黃惠民(Thomas Moore Whaun)1927年從UBC畢業，他在校園裡經常為同學解答對東方世界的疑問^[13]。1926年11月，校董事會的兩位成員萊特和洛德先生(Mr. Lett and Mr. Lord)建議申請英國庚子賠款作為經費開創UBC的東方學，包括語言、文化和商業等課程，但是沒有引起董事會的重視^[14]。1928年，「美國學人基金會」(American Learnt Societies)在紐約召開全面提升

漢學教學與研究的會議。會議記錄中承認西方學界遲遲地、才剛剛認識到「中國對人文和社會學術的貢獻」，還指出1850年前漢籍的數量超過世界其他語種出版物的總和(並不準確)。1928年最大的出版社不在紐約、倫敦、巴黎或者柏林，而是在上海^[15]。這次會議後，美國開始有組織和系統性地全面推行漢學，影響到加拿大。而接下來的幾年「太平洋國際學會」和「太平洋科學學會」(Pacific Scientific Congress, PSC)等組織的國際會議在加拿大召開，為中國人提供了平台以展現學術水準、與世界級學者對話和彰顯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同時也為加拿大創造了解中國的機會^[16]。

20世紀的30年代，中國的世界地位有所提升，海歸們幫助中國更多地與世界知識精英對話。溫哥華本地學者包括司徒英石(司徒旄, Seto More)開始應邀到UBC校園舉辦講座，滿足象牙塔裡的人們對古老中國的知識渴求^[17]。麥吉爾大學的漢學系主任教授江亢虎博士在1931年演講和作客UBC^[18]。他早年執教加州伯克利大學和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是北美人們崇尚的、可以用英文回答問題的中國學者，也是最早將社會主義思想引進到中國的學者^[19]。1933年遵循大學的慣例，江亢虎有資格並且被批准一年的學術假期，研究中國的最新發展^[20]。時為「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已經侵佔東北，對華夏大地虎視眈眈。江亢虎對記者們表示：「中國、我的祖國面臨危機，我必須回去幫助挽救我的同胞。」^[21]他回國途經溫哥華，舉辦為期一周的家藏中國藝術展，參觀的人流不斷，每周都有好幾千人。江在同一周還舉辦了好幾場漢學講座，儘管原計劃只講兩場。^[22]不幸的是，力主其漢學研究和親自聘請江亢虎的麥吉爾大學的庫里校長(Sir Arthur Currie)於11月去世。經濟大蕭條的困難時期，麥吉爾大學沒能尋獲可以代替江的教授。1934年7月該校決定關閉漢學系，1937年出售了令學界矚目的葛思德(Gest)藏書^[23]，加拿大首個漢學系就這樣無疾而終。

漢學在麥吉爾的遭遇，讓人不免擔心UBC能否開創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綜合性學科。可喜

的是，中國不同領域的人才走出國門與西方交流日益密切。到訪溫哥華的、公開和私下交流的精英不在少數，包括謝德元、郭任遠、梅蘭芳、張嘉璈、胡適、方振武、李石曾、陳衡哲、顧子仁、宋子文等。1933年UBC決定將榮譽博士學位授予中國現代石油工業之父——翁文灝。翁是地質學博士，為中國在礦產勘探和地震研究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翁文灝是第一位獲得UBC榮譽學位的中國人，在學位授予辭中寫有這樣一段話：「翁博士將其西方古典大學所獲得的文化和科學知識服務於一個更為古老的文明。在資源極為有限的動蕩時期，他仍堅持不懈地投身於中國的地質研究並出版了豐碩成果。他的貢獻真正體現了對於科學的探索所需要付出的耐心和無私精神^[24]」。

多數西方人遠遠地欣賞著古老的華夏文明，學生和家長們則要求增加學習的機會。溫哥華的英文報紙報道、省報也登載西人信函呼籲BC省學務部門應該開設中日文課程。也有國會議員強調，與東亞通商就要學習中日語言文化^[25]。加拿大商會也是推進全國漢學研究的動力，1930年有50位成員組團前往中國考察商機，他們要求培養和儲備與中國貿易合作的人才^[26]。但是畢竟在大蕭條時期，學府捉襟見肘，在UBC開設漢學的努力舉步維艱。更何況，作為英帝國聯邦的加拿大崇尚迅速崛起的日本，卻一直鄙視閉關自守以天朝上國自居的中國。民國初期，連年征戰政壇更迭，加拿大的執政者們沒有把中國當作可以合作的夥伴，設置漢學的提議不停地被進入冷宮。然而需求在增長，理念在改變。1936年夏天溫哥華迎來建市50周年，以司徒英石為首的中國文化藝術展籌委會溝通和組織得力，再次請回江亢虎解說展品，還邀請來自國內的一班學者、藝術家、表演者和手工匠人們。大洋兩岸的華人聯手共同舉辦了一場宣揚漢文化的盛事，讓主流社會意識到中華文化在加拿大已經植入根系，必將發展壯大^[27]。

二、相關學者及其學科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軍民頑強抵抗外侮，華裔加拿大人也出生入死、表現卓越。此時，

UBC對中國及其文化的態度發生了巨變，看到中國不僅代表著古老的文明，更是一個追求卓越進步的夥伴。1945年10月，UBC授予中國駐加拿大首任大使劉師舜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授予辭寫到「我們對他所代表的中華民族應懷有無限的感激——她的人民在過去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燦爛文明，在今天又以前所未有的英雄主義精神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犧牲。」加拿大社會各界向中國提供了超過1億加元的戰爭援助，這與劉大使及其部下的努力是分不開的。UBC也成為最早肯定中華文明和中國在二戰中地位的加拿大的高校^[28]。

正如全加第一個漢學系設立因為遠見卓識的庫里校長，UBC的學科建設也同樣需要仰賴其領導人的眼界和格局。戰爭結束前的1944年，諾爾曼·麥肯錫(Norman MacKenzie)被選為UBC第三任校長。他是國際法專家，曾作為「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員研究過「九一八事變」前後的中國東北局勢。他深知戰爭結束以後亞太地區的變化將給加拿大帶來深遠影響，UBC必須看到這種變化並有所準備^[29]。在麥肯錫校長的領導下，UBC開始自上而下地真正關注和接近中國。在他的任期內(1944-1962，校董任期：1962-1966，離開學校後他成為國會議員)，漢學在高起點和可持續的原則下得以正式設立。雖然冷戰的到來為東西方的交流蒙上了陰影，UBC卻以其對歷史潮流的準確判斷消解了意識形態分歧。麥校長聘用的首批漢學家，包括何炳棣、王伊同、偕約翰、瞿同祖、霍蘭德等一流的學者，他們不僅在本校而且在漢學界都留下了豐碩的成果。

何炳棣(1917-2012)出生於浙江名門，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曾任職於西南聯大。1945年作為庚款留美生到達紐約，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3年後他完成歐洲經濟史課程，被UBC聘作講師^[30]。他最先開設的課程是中國通史和東亞國際關係，受到學生們的歡迎，標誌著全校漢學課程的正式發端^[31]。何在UBC任教期間進入學術高產期，在揚州鹽商、人口史、土地問題等領域佳作迭出，不僅完成了英國土地問題的博士論文，還在1959年出版了明初以降的中國人口研究以及社

會階層研究^[32]等著作，贏得了國際學術地位。本來僅有一年聘期的何炳棣享受著校長夫婦贈送的紫檀木書桌^[33]，一待就是 14 年並棲身正教授行列，直到他 1962 年的學術假，然後才另謀高就，轉赴芝加哥大學。然而他為 UBC 購入的蒲阪藏書給後人留下學習研究的資料，也有一段佳話。

1956 年 UBC 在歷史系設立了全國首個「亞洲研究」專業，學習和研究中國、日本和印度，被麥校長譽為 UBC「戰後全校最重要的發展」^[34]。隨後加盟的有多位國際級的學者。王伊同 (1914-2016) 江蘇江陰人，字斯大，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早在執教金陵大學時就出版了《五朝門第》。王獲得哈佛大學東方語言系的博士學位，還出版了中日關係史的英文著作^[35]。他在 UBC 最先教授的是漢語和文學。1959 年 7 月，王伊同先生應邀對蒲阪圖書作了編目工作，撰寫《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宋元明及舊鈔善本書目》。這是蒲阪圖書在 UBC 的第一次編目。因為編寫時間緊，又缺少相應的目錄工具書，所以王氏的編目中有些古籍的時間著錄項，不十分確切，而且有些著錄信息簡單。他於 1962 年重返美國，任教於匹茲堡大學，創辦該校東亞語文系，並擔任系主任，兼東亞研究所所長。此後，王伊同先後擔任密歇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客座教授。

同時期還有傳教士的第三代、出生在台灣的偕約翰 (John Ross Mackay, 1915-2014)，擔任亞洲地理的講師。他後來成為世界知名的地理學家、北極地理的權威^[36]。其他專業包括經濟、政治、地

理、國際關係等也都提供亞洲相關課程，非常受學生們的歡迎，註冊人數常常爆滿。這反映了加拿大人對亞洲和中國不斷增強的興趣。

三、豐富的漢籍

漢籍是支持漢學發展的必須，然而收藏和加工並提供使用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 UBC 卻是一個大難題。華人社區非常理解學校的難處，然而他們懂得僅憑翻譯的英文書無法深入到漢學精髓。溫哥華的華僑們不僅加入「圖書館之友」的組織，還在自己的社區募集經費，華商們慷慨解囊，將成疊巨額支票送到校長手中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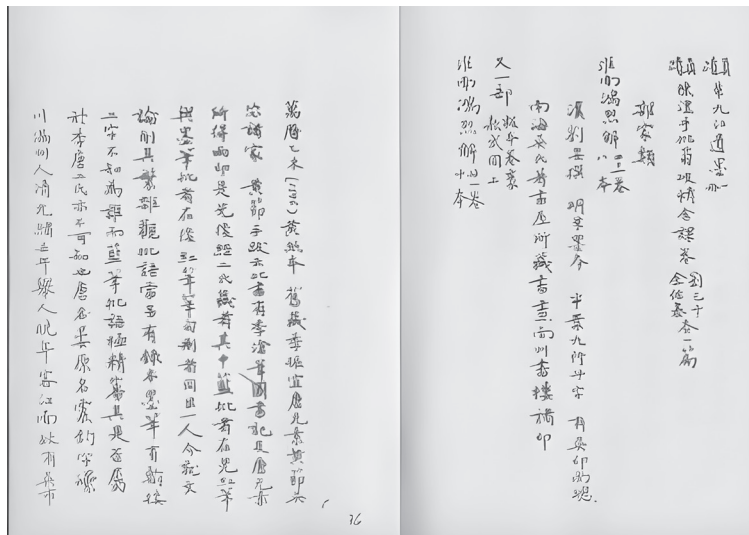
何炳棣和王伊同兩位教授積極尋覓中文書籍，他們與香港、台灣和日本的書商建立聯繫，並向美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發出請求，獲取複本和館際交流^[38]。50 年代中期，澳門富商姚鈞石 (1889-1973) 求售其私人藏書。姚氏曾在戰亂期間購得徐信符 (紹榮) 的一大批南州書樓舊藏，他同時捐獻中華醫史學會鈞石出版基金，並組織出版委員會。自認為舜帝後裔的姚先生，以舜的都城「蒲阪」命名了自己擴充後的藏書為「蒲阪書樓藏書」^[39]。當時南洋大學在爭取購得「蒲阪圖書」。但南洋大學風波忽起，林語堂校長帶動集體總辭，使得已經在報上公之於眾的購書計劃擱淺^[40]。而國內的反右政治運動興起，廣東省府無暇關注和促成古籍回流^[41]。曾任南洋大學圖書館長的嚴文郁幫助姚先生向海外東亞圖書館推銷蒲阪。得到消息後，為購得「蒲阪圖書」，校長、校董同意使用學校經費，並在溫哥華積極募捐。何炳棣教授



司徒宗親會的司徒國先生 (左一) 將支票交給麥肯錫校長，右一是時任駐溫哥華的領事^[37]。

授命在 1958 年冬飛抵香港，專程赴澳門驗收蒲阪藏書，並代表本校簽署購書合同。姚鈞石將目錄中顯示，但是已缺失的書從價目表中減去，其餘裝箱，兩個月後海運至太平洋對岸的溫哥華。UBC 圖書館員們從未見過這等購書規模，120 多個大木箱整齊地排放在圖書館的 6 樓被戲稱為「中國長城」^[42]。

蒲阪計有古籍 3,000 餘種、約 45,000 冊，涵蓋文學、歷史以及從 12 到 20 世紀初的哲學思想等內容。這些藏書包括稿鈔本、歷史、文學著作、拓片、以及嶺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歌謠和地圖。海外圖書館如此整體、大規模地購買一個中國私人藏書樓實屬罕見。這些藏書蘊含著豐富的漢學研究資源。為了能夠體現藏書的沿革，這批書到達 UBC 之後，便被稱之為「蒲阪藏書」，從此「蒲阪藏書」便成為 UBC 亞洲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的代名詞。王伊同教授應邀撰寫英文推介文章^[43]，他還用漂亮的小楷謄寫了珍本目錄^[44]：



有了如此規模的中文藏書，UBC 圖書館的漢籍藏量立即上升到北美的前五名，為打造漢學重鎮鋪平道路。UBC 圖書館從香港大學聘請專業人才伍冬瓊女士執掌亞洲部。她在 1960 年 12 月到任，標誌著圖書館亞洲分館的成立。伍女士畢業於港大中文系，曾主持馮平山圖書館並留學

英國。她在 1958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美進修，在國會圖書館和眾多的東亞圖書館實習，直到 1959 年才返港。她悉心撰寫了一份北美學習實踐之旅的英文報告。據她回憶，該報告有助於她被選拔進入 UBC 和執掌亞洲圖書館^[45]。

四、亞洲研究系

1960 年 9 月校董會討論，設立一個專門的亞洲研究系的條件成熟，並且決定從美國邀請一位重量級的人物^[46]。為了更好的滿足學生的需求，同時也便於吸收更多的學者，UBC 於 1961 年初終於公布正式創建亞洲研究系^[47]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其中漢學是它的核心項目。「太平洋國際學會」(IPR) 秘書長威廉·霍蘭德 (William L Holland) 應麥肯錫校長之邀離開紐約，到 UBC 擔任亞洲系的第一任主任教授。太平洋學會多年來在美國受到「親共」的指責，霍疲於各種聽證和質詢。學會岌岌可危喪失了私人資助，甚至被取消教育團體本該享受的免稅待遇，變得無法正常運行，於 1960 年被迫解體^[48]。同為學會會員的麥肯錫校長及時出手邀請了為學會傾心付出 32 年的霍蘭德。霍於次年將學會的圖書、檔案以及親手創立和管理的期刊《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 一同帶到了 UBC。這一事件足見當年 UBC 的魅力，其自由的學術環境和領導人的眼界與胸



(攝於 1950 年，霍蘭德的照片記錄了美國政壇的黑暗。左下角的文字是「通緝犯：無論是死是活」)

懷造就了亞洲研究系在 60 年代的興旺發達。

霍蘭德，1929 年作為研究助理從新西蘭加入太平洋關係學會，學會總部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後來搬至紐約。1930 年京都會議之後，他到中國北方協助唐尼博士 (R.H. Towney) 進行田野調查，關注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力。他曾在英國的劍橋大學和德國學習經濟，然後執掌學會的研究部門和刊物的編輯工作，並經常因公務到訪中國和日本。二戰期間他加入美國籍，任駐重慶的美國戰時新聞辦公室 (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主任。1945 年 5 月，霍邀請費正清 (John Fairbank) 去駐華辦事處任信息處副主任，並於年聖誕節將駐華的主要工作轉交費正清。霍蘭德戰後在太平洋關係學會裡承擔了大量複雜的工作，不僅是美國一個國家的分會事務，而且包括其他國家的委員會和私人以及企業的捐助等。^[49]費正清高度稱讚霍「為東西方學界的交融貢獻巨大」^[50]。

霍蘭德 1961 年到校時，亞洲研究專業只有 12 門課，103 位本科學生註冊，非常重視漢學教學與研究。而霍本人的學術更傾向中國經濟。他對 UBC 漢學突出的貢獻在於延攬賢才、提升註冊率和靈活的組織架構。何炳棣教授分屬歷史和亞洲研究兩個系已經取得正教授的頭銜，王伊同為亞洲系的副教授。在地理、藝術和人類學系也有老師開設與亞洲相關的課程。霍蘭德聘請了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後代、曾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周恩來的朋友、在聯合國為新中國爭取地位的、被譽為「中國之子」的羅寧 (Chester Ronning)。羅寧是鄰省阿爾伯特大學的教育專業畢業生，還在印度做過大使，他只能抽時間不定期地在 UBC 傳教解惑。霍蘭德和羅寧經常帶著他們第一手的和最近的中國和亞洲信息出現在國家級的和世界級的會議上。年輕而富有活力的亞洲研究系很快吸引了青年學者和學子們的注意，他們將 UBC 視為開始學術生涯的理想殿堂。劉君若副教授加盟亞洲系教授漢語文學，是當年為數不多的女教授^[51]。劉氏 1947 年獲得西南聯大和清華的西語碩士，並從美國的威星斯康與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她的學術出版在於中國的思想、藝術史。霍蘭德領導

亞洲系的一年後，本科生增加到 250 人，還有兩位研究生^[52]。

1962 年，又有一位優秀學者 -- 瞿同祖受聘至 UBC，接手遠赴芝加哥大學的何炳棣教授的中國通史課程。瞿雖與何出現不少交集，學術地位也曾不相上下。但是因家人已經回到中國，他任職僅兩年也迫不及待地輾轉投身祖國的懷抱。儘管瞿在 UBC 的時間不長，歷史和亞洲系都非常敬重他。瞿同祖曾因成績優異保送燕京大學主修社會學，以法律史和社會史研究而著稱。抗戰期間任教於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大講授「中國社會史」。他的英文版《傳統中國的法律與社會》在巴黎出版，獲得國際性的聲譽。1945 年瞿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擔任中國歷史研究員。1955 到 1962 年到哈佛的東亞研究中心工作並兼課，還完成和出版了《清代地方政府》。瞿同祖被當代中國學者譽為「上善若水、桃李不言」的清流學者^[53]，只可惜他在平和的 UBC 擔任副教授僅不足 3 年時光。

五、漢學的發展

自二戰後到亞洲研究系成立的 10 幾年時間，UBC 幸運地吸引到蜚聲世界的漢學翹楚。1966 年，蒲立本 (E.G. Pulleyblank) 由劍橋大學來到亞洲研究系任教，講授中國歷史和語言，並於兩年後接任霍蘭德擔任系主任。蒲立本是罕有的同時研究中國歷史和漢語言學的西方學者。在歷史方面，蒲對古代中外關係的研究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響，而在漢語歷史音韻學方面的建樹更加斐然——他對人們了解古漢語語音和發音規則並通過對照中外歷史文獻確定地名人名做出了極大貢獻，被譽為漢學巨擘。^[54]

蒲教授給筆者更深刻的印象是他拒絕系主任終身制，破格僱用葉嘉瑩先生。他退休後義務輔導學生、常年捐助圖書館，其學術和品格嘉慧無數的後來人。蒲立本慧眼識珠、誠摯相邀，1969 年葉嘉瑩作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加入亞洲系，並於第二年拿到終身聘書，開創了北美學界先例，也標誌著本校漢學教學與研究進入發展的新時期。同時在亞洲研究系的漢學教授還有李祁女士、張佛泉和蘇立越等。李祁字雅愚，湖南長沙人。

1920年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23年入北京大學，1926年又回金陵主修英國文學。1933年在中英庚款第一屆留英學生考試中勝出，赴牛津大學主攻英國文學，1937年學成歸國。她曾任教於長沙國立湖南大學、蘭田國立師範大學、福建三元（今三明市）江蘇學院，1946年任教浙江大學，1947年赴廣州嶺南大學教授英國文學，1949年應傅斯年校長邀請赴台灣大學任教。1951年赴美，初以訪問學者身份在南加州大學從事短期研究工作，後加入陳世驤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主持的中國研究中心，1960年離職後張愛玲繼任。1960年至1964年，李祁擔任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1964年UBC榮幸地請到她教授古代漢語和古典詩詞。李祁教授1971年從UBC退休後，獲得研究基金至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朱熹的文藝批評^[55]。筆者曾從葉嘉瑩和謝琰老師處聽說李祁教授的許多傳奇經歷和詩歌創作，還有待繼續探討其學術經歷。

張佛泉，1908年出生在河北保定縣。1930年進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1934年應胡適之邀到燕京大學教授政治，並編輯《獨立評論》。1949-1963在台灣東海大學任教，是學界的自由思想家。1961-1963年，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攜家人到哈佛大學作為研究員^[56]。他從1965-1977的12年間在亞洲系教授中國哲學思想和古文^[57]。而教授現當代文學的是清華大學外語系的陳旭都先生^[58]。他從1964年被聘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助理教授，1980年代退休^[59]。

1968年，霍蘭德卸下亞洲系主任的職務，蒲立本接任。那一年，亞洲系已經擁有16位教員，其中5位正教授，以及在其他院系教授與亞洲相關課程的講師8名。本科生高達573名，還有14位在讀研究生和已經畢業的10幾位優秀碩士。正如蒲教授撰文分析的，霍蘭德的成就不能僅憑這些數字來衡量，他提升了全校對亞洲的認知，而他並不在乎相關的課程或研究是否掌管於自己的院系。^[60]

1965年亞洲圖書館收到捐款，從香港購得宋學鵬和景頤齋等私人藏書，1967年又接受了司徒旄專藏，規模擴大內容也日漸豐富。UBC聘請出

生於香港、學成於英國的謝琰先生出任中文研究館員。他一直奉獻到20世紀末，深得師生和社區讀者的尊重。

總結

記得多年前，顧愛文 (Arvind Gupta) 校長在一次聚會中提到：放眼望去，UBC所有的院系都與中國有關。這當然是中國提升了自己的國際地位所致，但是也不能忘卻一個多世紀來圍繞著本校漢學的設置和發展而付出的學者、社區和校內的領袖們。UBC不僅帶動了加拿大中國學研究的發展，也為中、加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第一代漢學家們不僅在課堂上，還經常在電視廣播中宣傳中國，為第一個承認紅色中國的西方國家進行了漢學掃盲，為中華文明走向世界默默付出。因國際形勢的原因，今年相關的學科和曾經與中國廣泛合作的課題都遇到新的挑戰，希望本文在我們撫今追昔時有些微的借鑒作用，也對本校的先輩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1] 1908年3月7日省議會決定建立大學的法案：*An Act to Establish and Incorporate a University for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https://www.library.ubc.ca/archives/pdfs/misc/universityact1908.pdf>, accessed on July 26, 2024.

[2] Erwin Wodarczak, *The Early Chinese-Canadian Presence at UBC*, September 11, 2020: <https://archives.library.ubc.ca/2020/09/11/the-early-chinese-canadian-presence-at-ubc/#respond>, accessed on August 20, 2021.

[3] 麥吉爾大學和多倫多大學早在20世紀30年代先行設立漢學，但是兩者都遭遇無以為繼、無疾而終的窘境。

[4] *UBC-China: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1. 其父葉春田（葉生，Yip Sang）是溫哥華著名商人、慈善家和華人領袖。

[5] *The Chrysalis: The Early Life of Susanne Gim Ling Yip Sang*: <https://blogs.ancestry.ca/ancestry/2020/04/22/the-chrysalis-the-early-life-of-susanne-gim-ling-yip-sang/>, by Linda Yi, accessed on August 13, 2021. 1931年葉金陵出任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校長。

[6] *UBC-China: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1.

[7] *Survey of Race Relation: A Study of the Oriental on the Pacific Coast*. office file, box 1, p.4.

- [8] Lisa Rose Mar, *Brokering Belonging: Chinese in Canada's Exclusion Era, 1885-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05.
- [9] 《大漢公報》1924年2月14日第2和3頁。
- [10] 芝加哥大學的女博士學生拉森布什女士自1924年初抵達BC省探訪華人。她雖然知識豐富又成長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書香世家，但是不會中文。她的探訪局限於華人中的中產以上階層和二代知識分子。
- [11] Lisa Rose Mar, *Brokering Belonging: Chinese in Canada's Exclusion Era, 1885-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32.
- [12] Theodore Boggs, "Oriental presentation into BC", *International Forum Review*, July 1926: pp.11-19. 1885年加拿大開始對入境華人徵收人頭稅，並且一路漲價，1903年增至500加幣。1878-1899，加拿大通過了26項針對中國人的歧視性法律。1923年加拿大出台的《排華法案》拒絕華人移民，今後的幾十年華裔人口下降。在政府和主流社會將華人看作異端、不可同化、必須排斥在外的年代，大學沒有開設漢學的基礎。
- [13] Erwin Wodarczak, *The Early Chinese-Canadian Presence at UBC*, September 11, 2020.
- [14] *UBC Senate Minutes*, Nov. 12, 1926.
- [15]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Bulletin*, No. 10, April 1929. p.3.
- [16] 「太平洋國際學會」第5屆年會於1933年8月在加拿大的班芙國家公園召開，胡適時任中國分會會長，也是這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同年，「太平洋科學第5次會議」在BC省召開。
- [17] *Ubysssey*, November 4, 1932 p.2. & February 9, 1934, p.1.
- [18] *Ubysssey*, September 29, 1931, p.1.
- [19] Macy Zheng, *Principal Sir Arthur Currie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McGill*, Fontanus, vol. 13, 2013.
- [20] *Vancouver Sun*, April 12, 1933. p.1. 但江氏在1940年出任了汪偽政府考試院副院長一職，有個恥辱的人生結局。
- [21] *Nanaimo Daily News*, May 9, 1933. p.1.
- [22] *Vancouver Sun*, June 15, 1933. p.3.
- [23] Su Chen & Junmin Zhao, "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 at McGill University, 1926-1936",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11, no. 2 (2004): 41-99. 葛思德藏書是由美國商人葛思德 (Guion Moore Gest) 與兩名同伴在1930年代創建的。該藏書擁有中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各種文字書籍約30萬卷，其中中文書籍約23萬件，包括世界聞名的十萬兩千卷珍藏線裝中國古籍。中國思想家胡適曾擔任後來位於普林斯頓大學該圖書館館長。
- [24] *UBC-China: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2.
- [25] 《大漢公報》1930年10月13日，第3版。
- [26] 同上。
- [27] 溫哥華金禧年的活動從1936年的7月1日到9月初。其中中國文化藝術展從7月18日開幕，有國內的手工藝匠人、表演藝術家、美術大師如楊令第女士等。藝術展大獲成功，為本地人充分展現漢文明的精髓。
- [28] *UBC-China First 100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1.
- [29] *UBC-China: On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2.
- [30]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Calendar*, 1948 August, p.18 and p.22.
- [31] *Daily Ubysssey*, May 13, 1948. p.8.
- [32]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1962).
- [33] *UBC-China First 100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5.
- [34] *UBC Reports*, April 1956, p.3.
- [35] Yi-Tung Wang,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368-15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36] Professor Emeritus John Ross Mackay (1915-2014): <https://geog.ubc.ca/news/professor-emeritus-john-ross-mackay-1915-2014/>, accessed on August 27, 2021.
- [37] Check Presentation by Mr. Dick Seto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or UBC Library to Purchase Chinese Books in 1953.
- [38] Tung King Ng, "Birth and growth of an East Asian Vernacular Library, Being the Asian Studies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ibrary", *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 Occasional Paper*, no.53, Centennial Se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in Canadian Libraries (April 1967).
- [39] 姚鈞石在每種書上都鈐有「姚鈞石藏書」、「蒲阪書樓」、「民國庚辰」印記。
- [40] 〈南洋大學積極進行購置圖書〉，載《南洋商報》1955年2月3日第5版。姚先生有意讓利，以優惠的價格將書留給南洋大學。
- [41] 沈迦：〈蒲阪藏書的前世今生〉，載《藏書家》第十五輯（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
- [42] 謝琰：〈敬悼伍冬瓊女士〉出自謝琰先生的《懷玉堂隨筆》作者2015年出版發行，第255-259頁。
- [43] Wang Yi-t'ung, *The P'u-p'an Chinese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1961*.
- [44]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Valuable Manuscripts and Rare Books from China, 1959*《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宋元明及舊鈔善本書目序》。

- ^[45]同注 [42]。
- ^[46] Meeting Minutes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0901, 1960, p.33.
- ^[47] *UBC Report*, January-February 1961, p.1.
- ^[48] 太平洋事務的網站 <https://pacificaffairs.ubc.ca/about-us/our-history/william-holland/>
- ^[49] William L. Holland, Secretary-Genera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ruth and Fancy about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wo Statements Made Before the Senat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 October 10, 1951 and March 19, 1952, pp.1212-1231.
- ^[50] Fairbank, John King, “William L. Holland and the IP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Affairs*, vol. 52, no. 4, 1979, pp. 587-590.
- ^[51] *UBC Calendar*, 1963, p.11.
- ^[52] E. G. Pulleyblank, “William L Holland’s Contribution to Asian Studies in Canada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acific Affairs*, Winter 197-1980. Vol. 52 no. 4, pp. 591-594.
- ^[53] 陳新宇：《尋找法律史上的失蹤者》（廣西師大出版社，2014年），第84-98頁。
- ^[54] *UBC-China 100 Years of History: 1915-2015*, p.13.
- ^[55] 名家介紹李祁是《徐霞客遊記》英譯者，她的生平也在該網站上：Freewechat.com <https://freewechat.com/a/MzU4MjAxOTQ4NA==/2247483989/2>, accessed on August 27, 2021.
- ^[56] 張洪彬：〈張佛泉的生平與思想簡述〉，載《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3期。
- ^[57] 熊燁編著：《葉嘉瑩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7頁。
- ^[58]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3卷（上）「抗日戰爭時期的清華大學」1937-1946, 1994年。
- ^[59]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63-1964, p.26, 公布了他的任命。*UBC Reports*, 19870319, p.1. 仍然有簡要提及到他。
- ^[60] Pulleyblank, E. G, “William L. Holland’s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in Canada 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acific Affairs*, vol. 52, no. 4, 1979, pp. 591-595.

A Hub for Sino-Canadian Cultural Exchange Liu, Jing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 Canada is a stronghold of Chinese studies and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ception, scholars, collection and value of Chinese books a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revelation and sharing of rare books in recent years among scholars worldwide.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Sino-Canada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